

插图全译本



Anne of Green Gables

绿山墙的安妮

(加拿大)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著 何梅 译



她是四月的白水仙，让早春的花园，清香动人
出版后100年里全世界读者一直热爱的少女榜样

“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

——马克·吐温



Anne of Green Gables
绿山墙的安妮

(加拿大)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著
何梅 译
杜洋 绘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 (加) 蒙哥马利 (Montgomery, L. M.) 著,
何梅译, 杜洋绘.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1
(少女成长名著花园)
ISBN 978-7-5304-4379-8

I. 绿… II. ①蒙…②何…③杜… III. 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5552号

绿山墙的安妮 (少女成长名著花园)

作 者: (加拿大)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译 者: 何 梅

插 图: 杜 洋

版式设计: 张 茜

图文制作: 博雅思

责任编辑: 田晓昕

责任印制: 张 良

出 版 人: 张敬德

出版发行: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传真: 0086-10-66161951 (总编室)

0086-10-66113227 (发行部)

0086-10-66161952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www.bkjpress.com

电子信箱: bjkjpress@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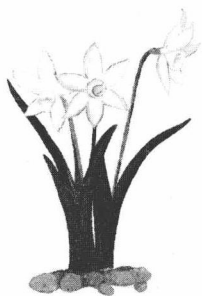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4-4379-8/I · 063

定 价: 29.00元



京科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京科版图书, 印装差错, 负责退换。



她像四月的白水仙
让早春的花园
清香动人
岛上的蓝色晨雾
白沙湾的银色海面
山坡果园的粉红花蕾
还有水光闪亮的小湖
紫罗兰溪谷
都留恋她的笑靥、她的梦想
她喋喋不休的天真快语
依依不舍地亲吻着
这位绿山墙农场欢乐女神的
足尖

《绿山墙的安妮》、《草原上的小木屋》、《海蒂》……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一恍惚间，自己已经走过了那段“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但是那段惨绿惨绿的少女时代，却始终记忆犹新。

所以，写下这段文字，给十五岁的我，和十五岁的你。

很多人对少年愁是不屑一顾的，认为那都是娇生惯养的毛病，算不得大事。可少年愁，却是的确存在的，特别是敏感而不自信的少女们。我自己的少女时代，就并不是一般人对少年时代的想象，充满灿烂阳光的湛蓝天空，而是笼罩着无边的白云——少女时期的忧愁，很纯粹，却真的是无从纾解。

大概女孩子真的是比男孩子更加早熟吧，从十二岁开始，我就对自己开始挑剔而不满了，也就是陈丹燕说过的“碗豆上的公主”时期。安徒生童话里面，隔着十二层床垫依然能够感觉到异物的豌豆公主，其实首先看不过去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自己。

这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正在看这篇序言的你，也有自己的忧愁，无法讲给别人听，也无法忘记：每天每天，同样的事情要在自己的心口来回用钝刀磨上几十遍，上百遍，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我的答案是，继续生活，同时，去阅读吧。

人的精神和灵魂，真是非常神奇而充满韧性的存在。虽然很多问题，你无法一时三刻得到答案，但是当你埋下一粒种子的时候，一切就不一样了。种子会躺在你心里，悄悄地生根，发芽，

长成一片茂盛的森林。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力量，让你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这粒种子，就是阅读好书所能给你的，最好的礼物。

一本本充满能量的好书，能带给你一次次生命成长的力量，无论是波利安娜，还是丽贝卡，还是简·爱，她们都曾经同样面对过痛苦和悲伤。虽然年龄不同，相貌不同，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努力着，勇敢地对抗生命中的挫折，接受挑战，抓住幸福来临的机会。

生命的蜕变永远是充满痛苦和无奈的，这个过程没有人能够代替你经历和承受，就像一粒种子，总是要经历无数的磨难和辛苦，最后才能长成一棵大树，不但能够支撑自己，而且还能给他人以力量。

这套《少女成长名著花园》，是编辑者花了心思选编的，每一本都是值得阅读和收藏的好书，即便我已经不再是少女，我依然时常会取出来翻阅，它们依然能给我力量，让我不要忘记少女们单纯却执着的力量。

所以，请翻开摆在你眼前的这一本本好书，跟着一个个充满勇气的女孩子，开始努力生活吧。

小书房站长 艾斯苔尔





Anne of Green Gables

译者序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1874年11月30日出生在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1942年4月24日在多伦多去世。

蒙哥马利自幼热爱写作，她在32岁时创作了《绿山墙的安妮》，出版后很快成了畅销书。千百万崇拜者的信如雪片般飞到爱德华王子岛的女作家家中，就连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也写信给她，赞美道：“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指《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主人公）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之后，蒙哥马利又连写了几部续作，一直写到安妮成家并抚养子女。主人公“安妮·雪莉”成了全世界青少年最喜爱的少女形象之一。

在小说一开始，生活在爱德华王子岛绿山墙农场的马修和马莉拉兄妹想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以便帮助他们干点儿活，不想委托人却阴差阳错地送来一个满脸雀斑、喜欢幻想又喋喋不休的红头发女孩。马莉拉对此非常失望，一心想把安妮退回给孤儿院。但安妮是一个在任何境遇下都不放弃梦想和希望的女孩，她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但得到了马修和马莉拉的喜爱，也赢得了老师、同学和周围人们的敬重和友谊。在这部小说里，安妮的个性被刻画得极其鲜明。她敏感、纯洁、正直、倔强、感情丰富，还非常喜欢说话，对

于大自然的美有着敏锐的感受力。更有意思的是，她的想象力极为丰富，她能够把眼前的事物想象得美好而富有诗意。但这种想象力有时又闹出一连串的笑话，使得绿山墙农场的故事妙趣横生。

小说中感人至深的是人物美好的心灵。马修和马莉拉都是极其平凡的普通人，他们一个沉默害羞，一个严厉苛刻，但都有着善良正直的心，他们把爱埋藏在心灵深处，默默抚育着孤女安妮，使她长大成人。当安妮以优异的成绩从专科学校毕业，并获得了进入大学深造的奖学金时，马修去世了，而马莉拉几近失明。为了陪伴和照顾孤独的马莉拉，安妮毅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留下来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安妮的同学吉尔伯特曾经取笑一头红发的她是“胡萝卜”，为此一直得不到安妮的原谅。但是当他们一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为了让安妮能够就近照顾马莉拉，吉尔伯特把已经联系好的本地教职让给了安妮，自己去离家更远的地方当教师，并因此要支付好些额外的生活费用。安妮被吉尔伯特的真诚感动，最终两人言归于好。这些人物的美好心灵，在作品中得到了富于感染力的表现，使人难以忘怀。

另外，在这部小说中，美丽的爱德华王子岛、绿山墙农场以及周围的自然景色，不论是花草树木，还是小溪流水，都被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眼睛和心灵描绘得美丽动人，它们随着季节的轮转不断变换，五光十色，多姿多彩，令人神往。以至于到了今天，安妮生活过的爱德华王子岛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旅游景点。

纵观全书，蒙哥马利那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和幽默的笔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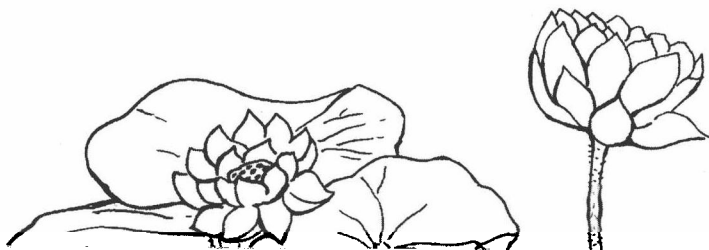
译者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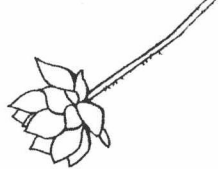
令读者快乐地欣赏着安妮的世界，和她同喜同忧，并与她一起向往未来。当然，由于本书创作的年代离现在比较久远，故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的社会风俗背景需要今天的读者发挥想象力去理解和感受。然而，我相信，故事中安妮的心灵成长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在21世纪的读者，尤其是与安妮年龄相仿的少女读者当中引起共鸣，启迪她们对生活以及未来人生的思考。

译者第一次读到这部小说还是在大学时期，偶尔从图书馆的旧书架上翻到，就借来读了，虽然已经不是十几岁的懵懂少年，但书中字里行间透出的纯洁和美丽以及芳香四溢的浪漫气息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并且在此后的许多岁月中，还时时记起，久久不能忘怀。这次能有机会完整地翻译心中的佳作，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当然，心中不是没有忐忑，担心自己无法还原蒙哥马利那俏皮的语言风格，担心无法将安妮的细致感受用中文生动地传达出来。至此，虽然在愉快和焦虑中完成了译稿，仍然不敢预期自己努力的效果，只能听候读者的评判了。

目 录

1	拉切尔·林德太太吃了一惊·····	1
2	马修·卡斯伯特吃了一惊·····	7
3	马莉拉·卡斯伯特吃了一惊·····	18
4	绿山墙的早晨·····	23
5	安妮的过去·····	29
6	马莉拉做出了决定·····	34
7	安妮开始祷告·····	40
8	对安妮的教养开始了·····	43
9	拉切尔·林德太太惊恐万分·····	50
10	安妮的道歉·····	56
11	安妮对主日学校的印象·····	62
12	一个庄重的誓言及承诺·····	67





13	期待的快乐·····	73
14	安妮的告白·····	77
15	小学校里的暴风雨·····	84
16	黛安娜应邀喝茶之悲剧结局·····	96
17	生活中的新乐趣·····	104
18	安妮来营救·····	109
19	一场音乐会，一场灾祸，一个忏悔·····	117
20	好的想象错了道儿·····	127
21	调味料的新起点·····	132
22	安妮应邀赴茶会·····	141
23	安妮在捍卫荣誉中受伤·····	144
24	斯泰西小姐和她的学生组织音乐会·····	150
25	马修坚持让穿泡泡袖·····	154



26	故事俱乐部成立了·····	163
27	虚荣与精神上的烦恼·····	169
28	一个不幸的百合少女·····	175
29	安妮人生的新篇章·····	183
30	女王班成立了·····	190
31	小溪与河流的交汇处·····	198
32	录取名单揭晓了·····	204
33	酒店音乐会·····	211
34	一个女王学院的女孩·····	219
35	女王学院的冬天·····	224
36	光荣和梦想·····	228
37	名叫死亡的收割者·····	233
38	大路上的小弯儿·····	239



拉切尔·林德太太吃了一惊

拉切尔·林德太太住在艾冯利大道弯进一个小山谷的地方。山谷周围长满了赤杨和铃兰花，一条小溪横穿而过——它的源头远在老卡斯伯特家所在的树林里。据说，在它开始的一段，穿过那些树林时，它可是一条复杂而又鲁莽的小溪，秘密地隐藏着水池和瀑布；但是当它流到林德谷时，已经变成一条安静的行为规矩的小溪了。因为，即使是一条小溪，在流过拉切尔·林德太太的门前时，也必须表现得优雅得体、彬彬有礼。也许，它意识到拉切尔太太正坐在窗前，密切地注视着经过的一切，包括小溪和孩子们——如果她注意到任何奇怪的事儿或者出格的事儿，不搞清楚来龙去脉，是决不会罢休的。

艾冯利里里外外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惜耽搁自己的事情，也要密切地关注邻居的一举一动。但拉切尔·林德太太却很能干，不仅能管好自己的事，还能把乡亲们的事也管起来。她是个出了名的能干主妇，她总能做完她的家务，并且做得很好；她“管理”缝纫组，帮助管理主日学校，是“教堂帮助协会”和外交使团支援组织最有力的顶梁柱。然而，即使担任这么多的要职，她也能找到大量的时间在厨房的窗户前坐上几个小时，纫缝衬棉垫的被子——她已经缝了16床了，艾冯利的家庭主妇们常常用敬畏的语气这么通报——同时，密切注视着穿过山谷然后蜿蜒爬上陡峭的红山的大路。由于艾冯利位于小小的三角形的半岛上，这个半岛伸进圣劳伦斯湾，两边都是水，任何人从这里出入都得经过那条山路，从而逃不过拉切尔太太无所不见的眼睛的“监视”。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她就坐在那里。太阳从窗户照进来，温暖而又明亮。房





Anne of Green Gables



子下面山坡上的果园里，开着如新娘般羞涩、白里透着粉的花朵，一大堆蜜蜂嗡嗡地忙碌着。托马斯·林德——一个羞涩、小个子的男人，艾冯利人都叫他“拉切尔·林德的丈夫”——正在马房外面的山地里撒晚萝卜籽。马修·卡斯伯特也应该在绿山墙边的大片红色溪地里种他的晚萝卜，拉切尔太太知道他在种，因为她前天晚上听见他告诉彼得·莫里森，就在卡尔莫迪的威廉·布莱尔的店铺里，说他第二天下午想种他的萝卜。当然啰，是彼得问他的，因为马修·卡斯伯特是个一辈子也不会主动说任何事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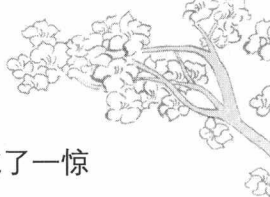
可是，在忙碌的下午三点半钟，马修·卡斯伯特驾着车子过来了，平稳地驶过山谷上了小山；不仅如此，他还穿着白领衬衣和他最好的衣服，这说明他要到艾冯利外面去；他还赶着双轮轻便马车和栗色的母马，这意味着他要去相当远的地方。那么，马修·卡斯伯特要去哪里，又为什么要去那里呢？

要是艾冯利的其他男人，拉切尔太太灵巧地将这呀那的各种线索凑到一块儿，极有可能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很好的猜测。可是，马修真是很少离家，那么这一定是件很紧急而又非同寻常的事儿；他是最害羞的男人，讨厌见陌生人或者是去任何要他说话的地方。马修，穿着白领衬衣，驾着轻便马车，可不是件经常发生的事儿。拉切尔太太苦苦思索着，但没有任何线索，她那快乐的下午也给破坏了。

“我还是喝完茶后去趟绿山墙，从马莉拉那里打听他要去哪里和为什么要去吧。”这个可敬的女人最后这么决定了，“通常在这种时候他是不会去城里的，他从来不去；如果只是因为萝卜籽用完了，他是不会穿得整整齐齐赶着轻便马车去买的；要是他去找医生，他又走得不够快。可是，一定是昨晚发生了什么事他才出门的。我完全搞不清楚是什么事，可要是今天不搞清楚马修·卡斯伯特离开艾冯利的原因，我就会一分钟也不得安宁。”

于是，喝完茶后，拉切尔太太就出发了。她不用走太远，从林德谷出发，沿着大路走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就是卡斯伯特家那座大大的、杂草丛生的、被果园环绕的房子。实在点儿说，弯曲的车道使路变得远多了。马修·卡斯伯特的父亲，就像他的儿子一样羞涩和沉默，在建造他的自耕农场时，尽可能地远离乡亲们，却没有退缩到树林里去。绿山墙建在农场空地的最边缘，直到今天，还在那





1 拉切尔·林德太太吃了一惊

里，从大路上几乎看不见，艾冯利其他的房子却都成群结队地沿路排列着。拉切尔·林德太太根本不把在这种地方住称之为“居住”。

“那只不过是停留，就是这样。”她一边沿着有着深深的车轮印，长满了草和野玫瑰丛的车道走着，一边说，“他们独自在这里住着，难怪马修和马莉拉都有点儿怪。树木可不是什么好伴儿，天知道，要是它们可以做伴儿，那倒有得是。我宁愿看人。老实说，他们似乎还挺知足的。但是我敢肯定，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人能习惯任何事情，甚至像爱尔兰人说的，即使是被绞死也能习惯。”

这么想着，拉切尔太太走进了绿山墙的后院。这个院子到处是绿色，非常干净和简洁，一边是高大的庄重的柳树，另一边是整齐的伦巴第树。连一根干草棒或一块石头都看不见，因为要是有的话，拉切尔太太一定早就看见了。私下里，她认为马莉拉·卡斯伯特打扫院子的次数不亚于她打扫房子的次数。这个院子干净得甚至可以在地上吃顿饭而不会溅起一点儿尘土。

拉切尔太太用力地敲着厨房门，然后马莉拉就请她进屋了。绿山墙的厨房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或者本来应该是个愉快的地方，要是它不那么干净得令人痛苦，像一间没有用过的客厅的话。厨房的窗户朝东西两个方向开着，一束柔和的六月的阳光从朝向后院的西边的窗户里照了进来，但是东边的窗户却被藤蔓染绿了，有时能瞥见左边果园里樱桃树的白花在那儿点头，以及溪边山谷里高挑的白桦树。马莉拉·卡斯伯特要坐就坐在这里，她总有点儿不信任阳光，对她来说似乎有点儿太晃眼了，她觉得阳光对这个需要严肃对待的世界来说太轻佻了。此时，她就坐在这里织毛衣，她身后的餐桌已摆好，可以吃晚餐了。

拉切尔太太在进屋关上门之前，几乎就已经记住了桌上的一切。桌上有三个盘子，马莉拉一定在等待另一个人和马修一起回家喝茶；但是碟子可是每天都用的那种，而且只有野苹果酱和一种蛋糕，因此那个要来的人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人物。可是，马修为什么要穿上白领衬衣、赶着栗色母马呢？拉切尔太太被这个笼罩着安静而毫不神秘的绿山墙的不同寻常的谜弄得有点儿犯晕。

“晚上好啊，拉切尔，”马莉拉轻快地说，“真是个美好的夜晚，不是吗？您不坐一会儿吗？您家里人好吗？”





Anne of Green Gables



马莉拉·卡斯伯特和拉切尔太太之间有着一种可能被称为友谊的东西——除此之外没别的词可用，并且一直存在着，尽管她们不那么熟悉（也许正是因为她们并不太熟悉）。

马莉拉是一个瘦高的女人，轮廓分明，没有线条；她黑色的头发里夹着几缕灰白，总是用两根发夹交叉着在脑后挽成一个硬硬的小髻。她看起来像一个经历简单，有着严格的道德观的人，她也的确如此。但是她的嘴巴倒是有点儿特色，要是稍微培养一下，还可能显出一点儿幽默感。

“我们都很好，”拉切尔太太说，“今天看见马修赶车出去的时候，我倒是有点儿担心你不太好。我还以为他是去找医生呢。”

马莉拉的嘴唇默契地动了一下。她知道拉切尔太太会上来，她知道看见马修疾驶而去一定让她邻居的好奇心无法承受。

“哦，不是，我很好，尽管昨天头痛得厉害。”她说，“马修去亮水河了。我们从新斯科夏的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小男孩，他今晚坐火车来。”

这话使拉切尔太太大吃一惊，即使马莉拉说的是马修去亮水河见一只澳大利亚的袋鼠，拉切尔太太也不会像这样吃惊。事实上，她惊得目瞪口呆，愣在那里足足有五秒钟。要说马莉拉是在和她开玩笑，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拉切尔太太几乎被迫这么猜想来着。

“你很期待见到那个小男孩吗，马莉拉？”当她反应过来时，她问道。

“是啊，那是当然的。”马莉拉说，仿佛从新斯科夏的孤儿院领养男孩是一件任何井井有条的艾冯利农场春天常干的活儿，而不是一个闻所未闻的革新似的。

拉切尔太太觉得她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刺激。她感慨万千地想着：一个男孩儿！马莉拉和马修·卡斯伯特领养一个男孩！从一个孤儿院！哎呀，这世界一定是颠倒了！听过这件事后，她再也不会为别的什么事吃惊了！无论什么事也不能使她吃惊了！

“究竟是什么让你有了这个想法呢？”她不满地追问道。

这件事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办了，那就必须遭到反对。

“哦，我们考虑了一段时间——事实上整个冬天都在考虑，”马莉拉回答说，“圣诞节前的一天，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到我这儿来，说春季她要从霍普顿的孤儿院领养一个小女孩。斯宾塞去过那里，并且了解情况。因此，我和马修



打那以后就不停地谈起这事，我们觉得应该领养一个男孩。马修年纪渐渐大了，你也知道——他60岁了——他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健壮了，他的心脏有毛病。你知道要请个帮手有多难。除了那些愚蠢的、半大的法国男孩，就找不到其他人了；并且，一旦你雇了一个，教了他一点儿东西，他就跑去龙虾罐头厂做工或是去了美国。开始马修建议雇个从家乡来的男孩，但是我干脆地否决了。‘他们也许不错——我可没说他们不好——但是我不要伦敦街头的阿拉伯人，’我说，‘至少要给我找个土生土长的。无论我们雇谁，都会有风险。但是，如果我们请的是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我会觉得更放心，晚上也能睡得安稳些。’所以，最后我们决定让斯宾塞太太在去领她的小女孩的时候帮我们带一个回来。我们听说她上周就要去，所以我们让理查德·斯宾塞在卡尔莫迪的亲戚给她捎了个信儿，让她给我们挑个聪明的10岁或11岁左右的男孩。我们觉得这个年龄最好——马上就能干点儿家务活儿，又好调教。我们想给他一个好的家庭生活，并接受好的学校教育。今天我们收到了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的电报——是邮递员从火车站带来的——说他们今晚坐五点半的火车来，所以马修就去亮水河接他了。斯宾塞太太会让他在哪里下车。当然，她自己要继续坐车到白沙站。”

拉切尔太太向来以心直口快为傲，在这令人吃惊的消息面前调整好心态后，她就开始坦陈己见。

“我说马莉拉，我就有话直说吧。我觉得你正在做一件非常愚蠢的事——一件冒险的事，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你正在把一个陌生的孩子请进家门，你对他却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的性情如何，他以前的父母如何，更不知道他会变成个什么样的人。不瞒你说，我上周就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西边岛上的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小男孩，这男孩却在晚上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是故意放火的，马莉拉——几乎把他们活活烧焦在床上。我还知道另一个案件，一个领养的男孩有吃生鸡蛋的习惯——他们无法让他改掉这毛病。要是你事前问问我的意见——你却没问，马莉拉——我就会说上帝保佑，千万不要想这样的事，就是这样。”

这番约伯式的宽慰似乎既没有冒犯马莉拉，也没有给她警告，她继续平静地织毛衣。

“我不否认你说得有道理，拉切尔。我自己也有过疑虑，但是马修一心要

